

家事，国事，天下事，
藤缠树，树缠藤，胶着一体，割不断瓜葛；

农门，士门，官宦门，
水混乳，乳杂水，融合同器，分不开彼此。

曾国藩家族

董丛林 / 著

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家族

董丛林 / 著

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

© 董丛林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国藩家族 / 董丛林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205-07720-4

I. ①曾… II. ①董… III. ①曾国藩(1811~1872) — 家族 — 史料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8120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邮 购) 024-23284324(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发行部) 024-23284304(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抚顺光辉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5.25

字 数: 26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天恒

封面设计: 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 众擎书装

责任校对: 王恒林

书 号: ISBN 978-7-205-07720-4

定 价: 28.00 元



前言

开宗明义地对写作立意作个扼要交待，但愿对多数读者来说不是蛇足。

既以《曾国藩家族》命名，自然表示是以曾国藩为中心来写由他联系的家族群体的。曾国藩，是稍有近代历史常识的人便不会生疏的人物，而近些年来形成的一股所谓“曾国藩热”，当使更多的人对这个晚清重臣耳熟能详。的确，从史学、文学、哲学等学术领域到社会谈助，关于曾国藩的话题都多且杂了不少，过去一些年里由一顶“汉奸刽子手”的帽子便“封杀”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定局早已打破。在这正常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下，也不无新的简单化倾向及苗头的显露，譬如说似乎有股非把“曾文正公”拉到“天地之完人”境界不可的势头，这不能不说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笔者愚陋，在这里不拟全面寻究个中原因，只想妄谈一点方法论方面的偏弊：惯常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似乎存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就是胶着于“评价”上绞脑汁、求“创见”，而像曾国藩这样的原定典型反面人物，在评价上似有着“翻案出新”的更大余地，于是就更易于诱致评价上跳跃极端的现象发生。

诚然，“评价”是历史人物研究中的要项之一，但决非唯一，甚至不应是最主要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梁任公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当年他写《李鸿章传》，别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理由就是：“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



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显然，他写《李鸿章传》，主旨不在于仅仅给其人做个“政治鉴定”，而是有鉴于其人在中国“近世史”上至关重要。写其人，可为知其世提供一条引线；另一方面，又是把其人放在中国近世历史当中来显示。对于在中国“近世史”上的“紧要”性来说，曾国藩自然应属与李鸿章同类同级的“第一流”者，我们何不可以也像梁任公那样想想，如是，给其人戴顶什么颜色的帽子也许就显得相对次要了些，而实现知其人与论其世的双向贯通自然会彰显出更大的意义。拙著就贯穿进了这样一种认识原则。当然，并不意味着因此书内容就与“评价”绝缘。“评价”是对历史人物认识中离不开也不应回避的，只是需要排除它的唯一性和防止简单化、庸俗化而已。但具体写来，兴之所至，情之所激，不能自抑，流诸笔端，臧否月旦，或有不当，此亦笔者非敢辞其咎者。

曾国藩尽管是本书所写的中心人物，但又不是唯一人物。因为总体上是写他的家族。这就决定了，一方面，即使写曾国藩，也不能和单纯写他的个人传记一样，而要特别注重着眼他与家族的联系，把他作为这个家族的枢纽来写；另一方面，除了写曾国藩之外，还要兼写其家族别的成员，而写他们，同样也需要着眼家族群体的联系。并且，这种群体联系体现为活动的有机整体，决不等于个体履历的机械拼合。这样写其一个家族，较写其中任何一个单体成员，自然不但在所涉时间、空间上都有了更大的展拓，而且也有了立体地增加其内容涵量的更大余地，并限定了特别的方位角度。

关于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的重要性，清末某大臣在奏议中曾这样强调：“上征国史，下察民情，皆莫不以家族团体为国家之根本。”（《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本第五册，总第5974页）此决非妄语。显然，这比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分量更重许多。何况，当年曾国藩家族又是直接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晚期的命运息息相关，这就更有了下述典型意义：既可由该家族的历程作为探看那个时代变迁的一个窗口，又可凭那个时代的脉象变化来体察该家族的兴衰之谜。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山乡农家，是由于他的登科入仕，特别是因镇压了太平天国而成了晚清“中兴名臣”之魁，他的家族也随之显赫起来。并且，从业缘上，曾国藩对他的家族成员也有直接、间接的牵引作用。譬如，由

于他的为帅统兵，弟弟们也多为将从戎；他倡导洋务，儿子及更后辈的人们则多在学事、官守上与此有关。当然，别说是曾国藩在同治末年就撒手尘寰，即使他下世再晚，不论是对于一度“中兴”的清王朝，还是他新兴的官宦家族的最终没落，也都无力回天。况且，不管是曾国藩本人还是他家族的其他有关成员，虽然从根本上说与清王朝是一种藤瓜相连的关系，但他们与清廷之间，他们在那个王朝的官场宦海，又不只是一种惟协惟和的情状，相疑相忌、明争暗斗也是经常性的，关系状况非常复杂微妙。而无论如何，既然曾国藩家族与国政王事、宦海谲波紧相牵系，那么，写这个家族，就离不开写其成员的军政活动、官场情态。

另一方面，既然写其家族，自又离不开写其“家事”。血缘亲情，天伦悲欢，养老育幼，家教家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既有一般人家的通则共性，也有他这个家族的特异之处。而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其家门耕读与仕宦“杂交”的一种色调特征。曾由父亲曾麟书拟稿、儿子曾国藩书写有这样一副联语：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如果说，这对于本有科举入仕之志而未得竟，最终只考得个秀才在乡教书兼务农的曾麟书来说，不免隐含着无可奈何地聊以自慰的几分矫情，那么，对于走通科举入仕之路有了官守的曾国藩来说，也许能表达他力求保持家门耕读本色的更多实意。他力督子弟读书，为求科举入仕但又不全然为之，甚至更着重于使他们能晓事明理，兼为家门营造一种书香氛围；他倡持农耕之道，当然有守园固本之意，但更主要的还是力求保持勤劳节俭的家族先风，防止仕宦之家骄奢淫逸痼习的浸染。于此，他也能确能够身体力行，垂范子弟。虽说子弟后辈未必能够全然遵奉，或有悖离，但总的看来，之于曾国藩家族，所谓“半读半耕”与仕宦之家的双重习气，的确又是相熏相染的。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曾国藩的家庭、家族的行为活动和精神习尚的全面内容来说，戏作这样一副“联语”来概括也许合适：



家事、国事、天下事，藤缠树，树裹藤，胶着一体，割不断瓜葛；
农门、士门、官宦门，水混乳，乳杂水，融合同器，分不开彼此。

进一步推究，可以说这便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修、齐、治、平法则在该家族身上的具体体现，便是“内圣”与“外王”境界的有机连通结合。其基础环节和内在肯綮是在“修身”。曾国藩便是特别注重修身养性并且于此有着艰苦探索经历的典型人物，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活动非常复杂，精神世界颇显微妙。这种无形的内在的东西比有形的外在的表现所处层面隐深得多，笔者对此也注意着力发掘，以能寻根溯源。

这样看来，本书包罗的内容真可谓多料的“什锦”、“杂拌”了。具体成分虽然复杂，若作大类归纳，或可相对地分成“人文性”和“社会性”两者，大致可与“内圣”和“外王”的内容范畴相对应，前者侧重于“人”的本身，后者则侧重在与社会的关系。当然，“人”离不开社会，社会属性为其本质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相对地剥离出具有普泛意义的“人性”本体的内容。笔者于本书的写作中，在决不忽略其“社会性”内容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发掘其“人文性”蕴涵，意在借此更能添些新意，不知能如愿否。

至于形式上，为了避免平铺直叙、拘泥呆板的弊病，同时也为了更利于在丰富的素材中选择典型而精致者，本书采取了有一定跳跃性地择取剖面、分篇连缀式的写法，同时又注意内容整体上的照应、连贯，力求使之“形散”而“神聚”，灵活而不紊乱，有相对集中和独立的多个场面而又不失其完整的组合性。这就需要借鉴运用某些文学技法来表述史学内容，姑为尝试。

敬请读者诸君帮助审察拙作总体立意上是否可取，并对其从内容到形式上的不妥之处予以教正，不胜感谢！

作者谨识

前言 (1)

1. 大星陨金陵 (1)
2. 巨蟒惊梦 (4)
3. 龙门回首 (7)
4. 格书与检身 (10)
5. 在升迁的顺境中 (15)
6. 兄弟情 (18)
7. 还有姊妹们 (24)
8. 家难与“国变”之间 (27)
9. 移花接木 (36)
10. 妻儿情长又非常 (42)
11. 委军回籍为哪般 (47)
12. 三变不奇 (52)
13. 一门“忠烈” (57)
14. 一“记”一“檄”之间 (63)
15. 同心若金真“吾党” (67)
16. 血火没天京 (72)
17. 流水高山心自知 (79)
18. 曾李瓜代 (86)
19. 衙署里的眷属 (92)
20. “八”“三”诸诀系家风 (97)
21. “涵泳”之境 (104)
22. 疑乎，信乎？ (111)

23. “黄鹄”梦 (119)
24. 栽花插柳意有无 (124)
25. 阔别重赴京都日 (131)
26. 桑榆霜雪惨 (138)
27. 妇雏悲欢事 (145)
28. 出使前的召对 (148)
29. 万国身经奇世界 (155)
30. 相对隐深的层面 (162)
31. “熊”口索食 (168)
32. 侄刚与叔拙 (174)
33. 殇亲悲吟 (181)
34. 愤时与应景 (188)
35. 侄叔接踵弃尘寰 (192)
36. 富厚堂里的女主人 (196)
37. 崇德老人 (200)
38. “广”字辈纪略 (205)
39. 旧族新风 (213)
40. 百年沧桑 (221)

附录一 曾国藩家族世系简表 (230)

附录二 主要征引和参考书目 (232)

后记 (234)

1. 大星陨金陵

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千年古都，历尽风雨。

到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乍暖还寒的季节，金陵（今南京）结束作为太平天国都城（称天京）的历史不过七年半的时光，饱经战火摧残的凋敝凄凉还留着醒目的痕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在“承平”时的故址刚刚重修起来的两江总督衙门却屋宇严整，气象一新，显示着“平乱致治”后皇朝“南洋”最高官衙的威严肃穆。

然而，在这总督衙门的深处，并没有多少乔迁新署的欢愉，相反，倒是笼罩着一派哀愁沉闷的气氛。因为这里的主人久病缠身，每况愈下，已经预感到不会久于人世，连日来，不断发些悲生忧死的感慨，做些关于后事的铺排。身边的家人、僚属尽管不免总是说些宽慰的话语，但眼见他病症日重、神明日衰的样子，知道无力回天，心头自然压着沉重的悲苦。

或许，他实在不需要通常的祝愿式宽慰，因为他对人生已有太多的感悟；或许，他也同样需要常人所需的宽慰，因为他也是血肉之躯，有着珍惜生命的本能；或许，他更渴望在他身上出现妙手回春的奇迹，因为他还有很多割舍不下的重要事情有待了结。然而，病痛折磨下做事力不从心的“苟活”状态，对他来说似乎真的没有多少值得留恋，给予他的只是莫大的伤感：

……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惭愧何极！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这是其人临终前三四天日记中的言词。他一生有着记日记的习惯，一直记到他去世的当日。这天一早，他起床后记下这样寥寥三十余字：“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惭愧何极！”显然是上引前几天日记中悲叹的重发，可见当时他牢不可破的心结所在。



莫非，他的生命真的成了一支摇曳不定的风中残烛，说不定在哪会儿就要一下子永远地熄灭？一个曾力挽狂澜，支撑起晚清“中兴”大厦的栋梁人物，在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面前也竟是如此软弱无力。

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二月四日（3月12日）午后，他强支病体，由儿子陪伴，扈从跟随，到署内的西花园散步，忽然一阵强烈的眩晕袭来，腿脚麻木得再也不听使唤，顿时无法走路。从者赶忙呼人搬来坐椅，把他扶掖上去，抬回屋内。家人环集跟前，他已不能说话，只是在椅子上静静地倚坐着，也许，并没有显出什么痛苦，而是那么平和，那么安详，仿佛只是过度劳累后的酣甜小憩。就这样到戌刻（晚七点至九点间）时分，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这一天，正好是他父亲去世的忌日。据说，几天前他曾预言，自己也会在这一天撒手尘寰。

又传，就是在他去世的这个夜晚，城内有不少人忽见督署方向火光映天，想是失火，赶来救火而又无火可寻。更有许多人看见一颗晶亮的大星陨落城中。

这种有意无意的附会渲染给此人之死平添了几分神秘。但这也正好说明当时世人对他的看重——他竟有惊天动地的非凡。

的确，他堪称一代雄才，三朝（道光、咸丰、同治）重臣！

他的死，震动了金陵，震动了大江南北，也震动了千里之外的京都。清廷为之辍朝三日，并特颁上谕：

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由翰林蒙宣宗成皇帝（按：指道光帝）特达之知，洊升卿贰。咸丰三年间，创立楚军，剿办粤匪，转战数省，迭著勋劳。文宗显皇帝（按：指咸丰帝）优加擢用，补授两江总督，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按：同治帝自称）御极后，简任纶扉，深资倚任。东南底定，厥功最多。江宁之捷，特加恩赏给一等勇毅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历任兼圻，于地方利病尽心筹画，老成硕望，实为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龄，长承恩眷，兹闻溘逝，震悼良深。曾国藩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发给。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

此谕中，盖棺论定地评述了曾国藩一生的为臣履历和军政功勋，给予了很高规格的封赐。特别是谥号“文正”，在有清一代也只有寥寥数人，这与他生前的破格封侯，同为汉臣所获的最高荣誉。接着，又相继御赐数道祭文，并颁御制碑文。真可谓“哀荣式备”，“恩眷优隆”。

与此相呼应，铺天盖地的挽联、祭词，包围了这位“曾文正公”。从亲眷到乡人，从同僚到下属，从文友到门生，都不惜呕心沥血献上自己的“呜呼”辞章，俨若进行一场志哀文体的创作大赛。几多发自肺腑的哀思？几多形诸笔端的谀颂？

只有大江东去依旧，逝者如斯夫。

只有钟山峻姿不改，冷眼看世情。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曾国藩也不过是早为历史长河荡去的一朵浪花，他并无力扭转历史洪流的趋势。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他曾影响过一个王朝的气数，更牵连着一个家族的兴衰显隐。



2. 巨蟒惊梦

曾国藩享年六十有二。当时通行以虚龄计岁（以下述及岁数，凡未特别注明周岁者，皆为虚岁），也就是说，从他金陵病歿之年向上推六十一个春秋，是他的生年。那是嘉庆十六年（1811）。

这年初冬时节的十月十一日（11月26日），像往常一样，年近古稀的竟希老人吃罢晚饭，就在晚辈们的伺候下上床睡下了。也不知什么时候，他突然看见一条巨蟒自空而降，先是在宅堂左右旋绕，继而又进入内庭蹲踞良久。竟希老人大惊，醒来方知是南柯一梦。正在余悸未消地琢磨是吉是凶的当儿，家人前来报喜，说是孙媳生了个男婴。竟希老人闻听备感欣幸，忙把儿孙召到床前，告诉方才之梦，预言说：“此乃祥兆，这个孩子将来必能使我曾氏门闾发达，一定要好生看顾！”

这个婴儿便是曾国藩。当然，国藩是后来的名字，他的乳名叫宽一。

像这种梦兆生贵子的事情，翻检旧日的史籍、传记，可谓连篇累牍，屡见不鲜。当属三成附会，七成杜撰。曾门的这则轶事杜撰倒未必，但附会自然难脱。不过，与其疑是日后的有意渲染，不如说是这一家门当时最大希冀的幻化。

这个曾氏家族的远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末年鲁国的曾参。是他发明了“吾日三省吾身”这千古不朽的格言，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相传也是由他述作。其人是孔子的学生，被后世尊为“宗圣”，享配祀“至圣先师”之荣。这是一块很荣耀和漂亮的招牌，湘乡大界的曾氏当然要利用，其族谱全称《武城曾氏衍湘乡大界房族谱》，武城，便是当年曾参的故乡（今属山东费县）。

这倒也不是夤缘高攀，胡乱认祖。枝枝蔓蔓由流溯源，真的可以一清二楚地连及。那复杂得让人看了头痛的派系房系传衍图谱也就略而不说了吧，但要知道湘乡大界房始祖是生于明朝万历年间、卒于清朝康熙年间的曾孟学，是他在此地“卜居定业”。其曾孙曾应贞（字元吉）便是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国藩的曾祖曾竟希是曾应贞的孙辈。曾竟希生有五子，第三子曾玉屏（字星冈）就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生有三子，其长子曾麟书（字竹亭，派名毓济）即曾国藩的父亲。

到曾国藩出生前后，他们这个小家族只能说是以“耕”为主、以“读”为辅的乡间小土财主。靠勤劳经营虽说已积累有百十来亩的地产，在十坪八村算得上比较富裕的门户，后生们也有了读书识字的条件，但多少辈子还是没出个登科入

仕、获得功名的人物。这岂不让曾参的这支传人汗颜？

正是预寄着家人们对一个男婴日后蟾宫折桂、光宗耀祖的厚望，小宽一呱呱降落人间。这个时候，迷信预兆的老人们一个巧合的怪梦，或是其眼中一种“奇特”的现象，都极易被有意无意地赋予神秘的解释。巨蟒惊梦之事恐怕就是如此。

据说，小宽一初生之时的样子，竟让其生母江氏对可能应合曾祖的梦释大为怀疑。想象中的贵相总该是眉目俊俏、发育饱满的样子吧，可端详怀中的乳儿，却是双眼紧锁、尖嘴猴腮，哪有一点儿富贵之相？不过，丈夫的解释让她又转觉宽慰：“不可如此看相，没听说孔夫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头顶中间凹陷，四周突起，很像尼丘山的形状，要不怎么取名‘丘’呢？生时一副丑怪模样的他，不是成了千古宗仰的至圣先师？”

祖父曾玉屏，更是为得孙儿喜不自禁。据说，平日并不怎么迷信的他，为长媳的生男生女，事先曾请算命先生占卜，结果说是要得女孩。他急得求神许愿，祈求生个男婴。长媳临产那晚，夫人去接生，他在自己屋里守候不睡，还几次跑进祖堂添油剔灯，焚香祷告，乞求祖宗保佑快降男喜。接完生夫人回屋，他急不可耐地问是男是女，平时在丈夫面前唯唯诺诺粗气也不敢喘的夫人，打心眼里高兴，此番竟斗胆要成心逗一下丈夫，故意装出失望的样子告是“千金”，曾玉屏一听顿时懊丧之极，呆愣愣地俨然木雕泥塑。正好这当儿曾麟书兴冲冲进来报是男婴，老头子一听顿觉喜从天降，当下就铺排要大筵宾客。

竟希老人没有等到好梦成真的那一天，在曾国藩六岁那年他以七十有四的寿数下世。有记载说，曾国藩“哭泣甚哀，执丧若成人”。竟希公走了，但他留下的吉梦之释却一直撩拨着这个家庭成员的希冀之心，也在曾国藩身上衍生出诸多神秘的话题。譬如有说，曾家宅后有株古树，为藤所缠，已经枯槁。而自曾国藩出生后，树藤滋荣，日益茂盛，枝叶苍翠，垂阴竟至一亩，为世所罕见。尤奇者是藤茎的形状，矫若虬龙，“鳞片”层层——这便因为曾国藩是巨蟒投胎，以此灵物相应。故而曾国藩一生当中，顺遂得志之时，此藤便繁茂勃发，而其困厄失意之时，此藤便萎衰不盛。

更有意思的是，连曾国藩的癣疾也被看做曾国藩是巨蟒投胎的根据。曾国藩后半生为顽固的癣疾所折磨，诊过百家医，问过千种药，全然无济于事。发起痒来，抓挠得落“鳞”纷纷。这显然是典型的牛皮癣症状，长在曾国藩身上却成了如此“贵疾”。看来，所谓的“名人效应”当年就登峰造极。这不免使人想起一



句俚语——贵人头顶上的秃疮也是香花儿。这倒不要冤枉了曾国藩本人，想必他自己决不会欣赏和留恋这种“贵疾”的。难道他可能一边挠着“鳞体”，一边陶醉地默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痒’其体肤”吗？

话说回来，这种附会之所以流传开来，是因为曾国藩日后的造化使他有了承而当之本钱和资格。假如说他终生一介株守山隅的小民，这种种神化其人的谈资岂不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大到一个社会，小到某一个人，其历史都不能假设。对于曾国藩来说，既定的事实是，他毕竟是个大有“造化”的人物。

3. 龙门回首

曾国藩的“造化”之途并非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而是曲直相间，崎岖并存。既有常轨上的水到渠成，又有奇径上的神使鬼差；既有成败昭然、祸福分明的不易之局，又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歪打正着。

无论如何，跳过“春闱”龙门这一步，是他“造化”之途上的至为关键一阶，因为由此他取得了正途入仕的合法入场券。

这个时候，是道光十八年（1838）桃红柳绿的时节。曾国藩二十有八，方近而立之年。

此番闱事，曾国藩也并非觉得是一路春风得意，而可谓一波三折。会试他以第三十八名考中。榜上有名他自然感到欣幸，但这个名次又使他颇不满意。本憋足劲儿在殿试中奋起直追，不承想只得了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别说是状元、榜眼、探花（一甲第一、二、三名）了，连二甲也没有进入。按通常的惯例，三甲人员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好生羞愧，中进士的高兴劲儿全然没有了，甚至连还要进行的朝考都不想参加了，当天就买了车子打算离京返乡。师友们轮番劝慰，曾国藩才打消了放弃朝考的念头，按时参加了考试。

这次运气颇佳，先是得了一个一等第三名，而道光皇帝审核钦定时，读了曾国藩的应试之文《顺性命之理论》，颇为赞赏，挥笔将其圈定为第二名。曾国藩的名字自然在皇帝的心目中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大为庆幸之余，曾国藩一定会想到，人生之事真不啻浮云苍狗，变幻莫测，这也许就是命运吧？

此时此刻，回首寒窗苦读的年年月月，追忆科场拼搏的场场幕幕，一步步，一程程，是何等的不易！

曾祖父死后，祖父曾玉屏成为一家中的至尊之长。他幼时本来是有条件读书的，但却无志于此，早早就放弃了学业，常跟一帮无赖混在一起，游惰放荡，不务正业。后来在乡邻长者的督劝下，才翻然省悟，决心改过。可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他简直是脱胎换骨成了另一个人。但只不过是转到了勤苦持家方面，并未能读书成材。看起来粗犷能干而又脾气暴躁的此老，心里却压着一桩莫大的憾事，那就是，悔不该当初游闲废学，以致没有一点功名的资本，打内心感到比那些“科班”出身的士绅矮下半截，于是，便把补偿的希望寄托在儿子曾麟书身上。

曾麟书深知父亲的苦心，也确实卖力苦读，但才不从心，一连十六次童试都



榜上无名，直到四十三岁那年的第十七次考试，才算中了个秀才，这便是他一生的尽头功名了。平时，曾麟书对自己的才情也有自知之明，遂把蟾宫折桂、光宗耀祖的希望转而寄托在儿辈身上，作为长子的曾国藩，自然成为父亲发愤教读的第一个对象。

曾国藩在读书方面资分远远高于他的父亲。在父亲执教的家塾中，他读四书五经，也读《史记》、《文选》等书，悟性颇高，十三四岁，已经是乡里小有名声的才童了。后来他娶衡阳欧阳氏女为妻，这门亲事便是因欧阳家欣赏这个小才子而早早许配的。欧阳凝祉（号沧溟）为乡绅和馆师，与曾麟书友善，常来曾氏家塾。一次，看了曾国藩所作试艺，大为称赏。曾麟书得意地请欧阳命题试诗，曾国藩即席出赋，欧阳览而惊叹：“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后来，曾国藩又曾投师于欧阳门下，欧阳凝祉对其资分更加了解，于是便择定了这位少年东床。这年，曾国藩十四岁。

不过，曾国藩初入闾场也未能旗开得胜。就在他订婚这年，首次赴省城长沙参加府试即未过关。回来后继续从父苦读两年，再次参加府试通过，但在院试中又受挫，仍然未能取得秀才资格。道光十二年（1832），他与父亲一道参加院试，父亲考取，他则备取，以增生注册，终还没有跨过院试这道门槛儿。第二年，他重又提篮入闾，这才报捷，成为家中第二个秀才。

算来，从首次参加县试，到最后通过院试，得到秀才这一低级功名，历时九载，应考七次，颇费周折，饱尝了科场挣扎的艰辛，但他咬牙立志，坚持拼搏。为此，他改号“涤生”自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此间，他也曾走出家塾，先后到衡阳唐氏塾堂和本县城的涟滨书院求学。不过，若是比起他父亲考取秀才的历程来，还算是顺利多了。就在考取秀才的这年腊月，二十三岁的曾国藩与欧阳氏完婚。

曾国藩没有留恋新婚生活，结婚几个月后，便离家到省城的岳麓书院继续深造。这里是湖南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著名的书院之一，前临湘江水，背倚岳麓山，古树掩映，幽径回绕，花香汇书香，松涛伴书声，多好的读书处所！

当时，主持书院的山长为著名的湘籍学者欧阳厚均（字福田，号坦斋），他为嘉庆进士，做过御史，后为侍候母亲告归家乡，受聘主讲岳麓书院二十多年，号称弟子三千，颇富学名。

地灵人杰，曾国藩置身此高士荟萃之地，心境豁然，学业上也如鱼得水，考试成绩常名列前茅，平时吟诗作文也深得师友称赏。对在岳麓书院的学习生活，